資治通鑑/卷17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173　陳紀七 ◄

資治通鑑
卷174　陳紀八

► 卷175　陳紀九

陳紀八

上章困敦，一年。

高宗宣皇帝下之上太建十二年（庚子，公元五八零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癸巳，周天元祠太廟。

2　戊戌，以左衛將軍任忠為南豫州刺史，督緣江軍防事。

3　乙卯，周稅入市者人一錢。

4　二月，丁巳，周天元幸露門學，釋奠。

5　戊午，突厥入貢於周，且迎千金公主。

6　乙丑，周天元改制為天制，敕為天敕。壬午，尊天元皇太后為天元上皇太后，天皇太后為天元聖皇太后。癸未，詔楊后與三后皆稱太皇后，司馬后直稱皇后。

行軍總管杞公亮，天元之從祖兄也。其子西陽公溫妻尉遲氏，蜀公迥之孫，有美色，以

宗婦入朝。天元飲之酒，逼而淫之。亮聞之，懼；三月，軍還，至豫州，密謀襲韋孝寬，並其眾，推諸父為主，鼓行而西。亮國官茹寬知其謀，先告孝寬，孝寬潛設備。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，不克而走。戊子，孝寬追斬之，溫亦坐誅。天元即召其妻入宮，拜長貴妃。辛卯，立亮弟永昌公椿為杞公。

周天元如同州，增候正、前驅、式道候為三百六十重。自應門至於赤岸澤，數十里間，幡旗相蔽，音樂俱作。又令虎賁持鈒馬上，稱警蹕。乙未，改同州宮為成天宮。庚子，還長安。詔天台侍衛之官，皆著五色及紅、紫、綠衣，以雜色為緣，名曰「品色衣」，有大事，與公服間服之。壬寅，詔內外命婦皆執笏，其拜宗廟及天台，皆俯伏如男子。

天元將立五皇后，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彥之。對曰：「皇后與天子敵體，不宜有五。」太學博士西城何妥曰：「昔帝嚳四妃，虞舜二妃。先代之數，何常之有！」帝大悅，免彥之官。甲辰，詔曰：「坤儀比德，土數惟五，四太皇后外，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。」於是以陳氏為天中太皇后，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。又造下帳五，使五皇后各居其一，實宗廟祭器於前，自讀祝版而祭之。又以五輅載婦人，自帥左右步從。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，觀其號呼以為樂。

7　夏，四月，癸亥，尚書左僕射陸繕卒。

8　己巳，周天元祠太廟；己卯，大雩；壬午，幸仲山祈雨；甲申，還宮，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樂迎候。

9　五月，癸巳，以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為僕射。

10　周楊后性柔婉，不妨忌，四皇后及嬪、御等，咸愛而仰之。天元昏暴滋甚，喜怒乖度，嘗譴后，欲加之罪。后進止詳閒，辭色不撓，天元大怒，遂賜后死，逼令引訣，后母獨孤氏詣閣陳謝，叩頭流血，然後得免。

后父大前疑堅，位望隆重，天元忌之，嘗因忿謂后曰：「必族滅爾家！」因召堅，謂左右曰：「色動，即殺之。」堅至，神色自若，乃止。內史上大夫鄭譯，與堅少同學，奇堅相表，傾心相結。堅既為帝所忌，情不自安，嘗在永巷，私於譯曰：「久願出藩，公所悉也，願少留意！」譯曰：「以公德望，天下歸心。欲求多福，豈敢忘也！謹即言之。」

天元將遣譯入寇，譯請元帥。天元曰：「卿意如何？」對曰：「若定江東，自非懿戚重臣，無以鎮撫。可令隨公行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。」天元從之。己丑，以堅為揚州總管，使譯發兵會壽陽。將行，會堅暴有足疾，不果行。

甲午夜，天元備法駕，幸天興宮。乙未，不豫而還。小御正博陵劉昉，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，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。天元召昉、之儀入臥內，欲屬以後事，天元瘖，不復能言。昉見靜帝幼沖，以楊堅后父，有重名，遂與領內史鄭譯、御飾大夫柳裘、內史大夫杜陵韋謨、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。堅固辭，不敢當。昉曰：「公若為，速為之；不為，昉自為也。」堅乃從之，稱受詔居中侍疾。裘，恽之孫也。是日，帝殂。秘不發喪。昉、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。顏之儀知非帝旨，拒而不從。昉等草詔署訖，逼之儀連署，之儀厲聲曰：「主上升遐，嗣子沖幼，阿衡之任，宜在宗英。方今趙王最長，以親以德，合膺重寄。公等備受朝恩，當思盡忠報國，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！之儀有死而已，不能誣罔先帝。」昉等知不可屈。乃代之儀署而行之。諸衛既受敕，並受堅節度。

堅恐諸王在外生變，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為辭，征趙、陳、越、代、滕五王入朝。堅索符璽，顏之儀正色曰：「此天子之物，自有主者，宰相何故索之！」堅大怒，命引出，將殺之；以其民望，出為西邊郡守。

丁未，發喪。靜帝入居天台。罷正陽宮。大赦，停洛陽宮作。庚戌，尊阿史那太后為太皇太后，李太后為太帝太后，楊后為皇太后，朱后為帝太后，其陳后、元后、尉遲后並為尼。以漢王贊為上柱國、右大丞相，尊以虛名，實無所綜理。以楊堅為假黃鉞、左大丞相，秦王贇為上柱國。百官總己以聽於左丞相。

堅初受顧命，使邗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：「朝廷賜令總文武事，經國任重。今欲與公共事，必不得辭。」德林曰：「願以死奉公。」堅大喜。始，劉昉、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，譯自攝大司馬，昉又求小塚宰。堅私問德林曰：「欲何以見處？」德林曰：「宜作大丞相、假黃鉞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不爾，無以壓眾心。」及發喪，即依此行之。以正陽宮為丞相府。

時眾情未壹，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。將之東宮，百官皆不知所從。堅潛令賁部伍仗衛，因召公卿，謂曰：「欲求富貴者宜相隨。」往往偶語，欲有去就。賁嚴兵而至，眾

莫敢動。出崇陽門，至東宮，門者拒不納，賁諭之，不去；嗔目叱之，門者遂卻，堅入。賁遂典丞相府宿衛。賁，辯之弟子也。以鄭譯為丞相府長史，劉昉為司馬，李德林為府屬，二人由是怨德林。

內史下大夫勃海高熲明敏有器局，習兵事，多計略，堅欲引之入府，遣楊惠諭意。熲承旨，欣然曰：「願受驅馳。縱令公事不成，熲亦不辭滅族。」乃以為相府司錄。

時漢王贇居禁中，每與靜帝同帳而坐。劉昉飾美妓進贇，贇甚悅之。昉因說贇曰：「大王，先帝之弟，時望所歸。孺子幼沖，豈堪大事！今先帝初崩，人情尚擾。王且歸第，待事寧後，入為天子，此萬全計也。」贇年少，性識庸下，以為信然，遂從之。

堅革宣帝苛酷之政，更為寬大，刪略舊律，作《刑書要制》，奏而行之；躬履節儉，中外悅之。

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，問曰：「吾以庸虛，受茲顧命。天時人事，卿以為何如？」季才曰：「天道精微，難可意察。竊以人事卜之，符兆已定。季才縱言不可，公豈復得為箕、潁之事乎！」堅默然久之，曰：「誠如君言。」獨孤夫人亦謂堅曰：「大事已然，騎虎之勢，必不得下，勉之！」

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迥位望素重，恐有異圖，使迥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葬。壬子，以上柱國韋孝寬為相州總管；又以小司徒叱列長義為相州刺史，先令赴鄴；孝寬續進。

陳王純時鎮齊州，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征之。彭以兩騎往止傳捨，遣人召純。純至，彭請屏左右，密有所道，遂執而鎖之，因大言曰：「陳王有罪，詔征入朝，左右不得輒動！」其從者愕然而去。彭，楷之孫也。

六月，五王皆至長安。

11　庚申，周復行佛、道二教。舊沙門、道士精志者，簡令入道。

12　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，謀舉兵討之。韋孝寬至朝歌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，繼書候韋孝寬。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，疑其有變，遂稱疾徐行；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，密以伺之。孝寬兄子藝，為魏郡守，迥遣藝迎孝寬，孝寬問迥所為，藝黨於迥，不

以實對。孝寬怒，將斬之。藝懼，悉以迴謀語孝寬。孝寬攜藝西走，每至亭驛，盡驅傳馬而去，謂驛司曰：「蜀公將至，宜速具酒食。」迴尋遣儀司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，追者至驛，輒逢盛饌，又無馬，遂遲留不進。孝寬與藝由是得免。

堅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迴諭旨，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，令為之備。迴聞之，殺昶及裒；集文武士民，登城北樓，令之曰：「楊堅藉後父之勢，挾幼主以作威福，不臣之跡，暴於行路。吾與國舅甥，任兼將相；先帝處吾於此，本欲寄以安危。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，以匡國庇民，何如？」眾鹹從命。迴乃自稱大總管，承製置官司。時趙王招入朝，留少子在國，迴奉以號令。

甲子，堅發關中兵，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，郕公梁士彥、樂安公元諧、化政公宇文忻、濮陽公武川宇文述、武鄉公崔弘度、清河公楊素、隴西公李詢等皆為行軍總管，以討迴。弘度，楷之孫；詢，穆之兄子也。

初，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，至相州，聞宣帝殂，與尉遲迴發喪。尚希出，謂左右曰：「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，將有他計。吾不去，懼及於難。」遂夜從捷徑而遁。遲明，迴覺，追之不及，遂歸長安。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。雍州牧畢剌王賢，與五王謀殺堅，事洩，堅殺賢，並其三子，掩五王之謀不問。以秦王贊為大冢宰，杞公椿為大司徒。庚子，以柱國梁睿為益州總管。睿，御之子也。

13　周遣汝南公神慶、司衛上士長孫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。晟，幼之曾孫也。

又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缽可汗，且說之以求高紹義。佗缽偽與紹義獵於南境，使誼執之。誼，敦之弟子也。秋，七月，甲申，紹義至長安，徙之蜀；久之，病死於蜀。

14　周青州總管尉遲勤，迴之弟也。初得迴書，表送之，尋亦從迴。迴所統相、衛、黎、洺、貝、趙、冀、瀛、滄、勤所統青、齊、膠、光、莒等州皆從之，眾數十萬。滎州刺史邵公胄，申州刺史李惠，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，潼州刺史曹孝遠，各據本州，徐州總管司錄席毘羅據兗州，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，皆應迴；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迴。迴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，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。又遣西道行台韓長業攻拔潞州，執刺史趙威，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。紇豆陵惠襲陷鉅鹿，遂圍恆州。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，莒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、齊之眾圍沂州，大將軍檀讓攻拔曹、亳二州，屯兵梁郡。席毘羅眾號八萬，軍於蕃城，攻陷昌慮、下邑。李惠自申州攻永州，拔之。

迥遣使招大左輔、并州刺史李穆，穆鎖其使，封上其書。穆子士榮，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，陰勸穆從迥，穆深拒之。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，為陳利害，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。穆使渾奉尉斗於堅，曰：「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。」又十三環金帶遺堅。十三環金帶者，天子之服也。堅大悅，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。穆兄子崇，為懷州刺史，初欲應迥；後知穆附堅，慨然太息曰：「闔家富貴者數十人，值國有難，竟不能扶傾繼絕，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！」不得已亦附於堅。迥子誼，為朔州刺史，穆執送長安；又遣兵討郭子勝，擒之。

迥招徐州總管源雄、東郡守於仲文，皆不從。雄，賀之曾孫；仲文，謹之孫也。迥遣宇文胄自石濟，宇文威自白馬濟河，二道攻仲文，仲文棄郡走還長安，迥殺其妻子。迥遣檀讓徇地河南，丞相堅以仲文為河南道行軍總管，使詣洛陽發兵討讓，命楊素討宇文胄。

丁未，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。

鄖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迥，己酉，周以柱國王誼為行軍元帥，以討消難。

廣州刺史于顗，仲文之兄也，與總管趙文表不協；詐得心疾，誘文表，手殺之，因唱言文表與尉遲迥通謀。堅以迥未平，因勞勉之，即拜吳州總管。

趙僭王招謀殺堅，邀堅過其第，堅繼酒淆就之。招引入寢室，招子員、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，佩刀而立，又藏刃於帷席之間，伏壯士於室後。堅左右皆不得從，唯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、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。胄，順之孫也。弘、胄皆有勇力，為堅腹心。酒酣，招以佩刀刺瓜連啖堅，欲因而刺之。元胄進曰：「相府有事，不可久留。」招訶之曰：「我與丞相言，汝何為者！」叱之使卻。胄嗔目憤氣，扣刀入衛。招賜之酒，曰：「吾豈有不善之意邪！」卿何猜警如是？」招偽吐，將入後邠，胄恐其為變，扶令上坐，如此再三。招偽稱喉乾，命胄就廚取飲，胄不動。會滕王逌後至，堅降價迎之。胄耳語曰：「事勢大異，可速去！」堅曰：「彼無兵馬，何能為！」胄曰：「兵馬皆彼物，彼若先發，大事去矣！胄不辭死，恐死無益。」堅復入坐。胄聞室後有被甲聲，遽請曰：「相府事殷，公何得如此！」因扶堅下床趨去。招將追之。胄以身蔽戶，招不得出；堅及門，胄自後至。招恨不時發，彈指出血。壬子，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，皆殺之，及其諸子。賞賜元胄，不可勝計。

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，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，由是得免。

癸丑，周主封其弟衍為葉王，術為郢王。

周豫、荊、襄三州蠻反，攻破郡縣。

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，諸將請先攻之。孝寬曰：「城小而固，若攻而不拔，損我兵威。今破其大軍，此何能為！」於是引軍壁於武陟。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眾十萬入武德，軍於沁東。會沁水漲，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。

孝寬長史李詢密啟丞相堅云：「梁士彥、宇文忻、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餉金，軍中慅慅，人情大異。」堅深以為憂，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，李德林曰：「公與諸將，皆國家貴臣，未相服從，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。前所遣者，疑其乖異，後所遣者，又安知其能盡腹心邪！又，取金之事，虛實難用，今一旦代之，或懼罪逃逸；若加縻絷，則自鄖公以下，莫不驚疑。且臨敵易將，此燕、趙之所以敗也。如愚所見，但遣公一腹心，明於智略，素為諸將所信服者，速至軍所，使觀其情偽。縱有異意，必不敢動，動亦能制之矣。」堅大悟，曰：「公不發此言，幾敗大事。」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，為之節度。仲方，猷之子也，辭以父在山東。又命劉昉、鄭譯昉，辭以未嘗為將，譯辭以母老。堅不悅。府司錄高熲請行，堅喜，遣之。熲受命亟發，遣人辭母而已。自是堅措置軍事，皆與李德林謀之，時軍書日以百數，德林口授數人，文意百端，不加治點。

司馬消難以鄖、隨、溫、應、土、順、沔、澴、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，遣其子為質以求援。八月，己未，詔以消難為大都督、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、司空，賜爵隨公。庚申，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、漢諸軍事，南豫州刺史任忠帥眾趣歷陽，超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，趣南兗州。

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，起巴、蜀之兵以攻始州。梁睿至漢川，不得進，堅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以討謙。

戊辰，詔以司馬消難為大都督水陸諸軍事。庚午，通直散騎常侍淳於陵克臨江郡。

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。丞相堅執莊手曰：「孤昔以開府，從役江陵，深蒙梁主殊眷。今主幼時艱，猥蒙顧托。梁主奕葉委誠朝廷，當相與共保歲寒。」時諸將競勸

梁主舉兵，與尉遲迥連謀，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，退可以席捲山南。梁主疑未決。會莊至，具道堅語，且曰：「昔袁紹、劉表、王凌、諸葛誕，皆一時雄傑，據要地，擁強兵，然功業莫就，禍不旋踵者，良由魏、晉挾天子，保京都，仗大順以為名故也。今尉遲迥雖曰舊將，昏耄已甚；司馬消難、王謙，常人之下者，非有匡合之才。周朝將相，多為身計，競效節於楊氏。以臣料之，迥等終當覆滅，隨公必移周祚。未若保境息民，以觀其變。」梁主深然之，眾議遂止。

高熲至軍，為橋於沁水。尉遲惇於上流縱火筏，熲豫為土狗以御之。惇布陳二十餘里，麾兵少卻，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；孝寬因其卻，鳴鼓齊進。軍既渡，熲命焚橋，以絕士卒反顧之心。惇兵大敗，單騎走。孝寬乘勝進，追至鄴。

庚午，迥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，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，迥別統萬人，皆綠巾、錦襖，號「黃龍兵」。迥弟勤帥眾五萬，自青州赴迥，以三千騎先至。迥素習軍旅，老猶被甲臨陳。其麾下兵皆關中人，為之力戰，孝寬等軍不利而卻。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，行軍總管宇文忻曰：「事急矣！吾當以詭道破之。」乃先射觀者，觀者皆走，轉相騰藉，聲如雷霆。忻乃傳呼曰：「賊敗矣！」眾復振，因其擾而乘之。迥軍大敗，走保鄴城。孝寬縱兵圍之，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。

崔弘度妹，先適迥子為妻，及鄴城破，迥窘迫升樓，弘度直上龍尾追之。迥彎弓，將射弘度。弘度脫兜鍪，謂迥曰：「頗相識不？今日各圖國事，不得顧私。以親戚之情，謹遏亂兵，不許侵辱。事勢如此，早為身計，何所侍也？」迥擲弓於地，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。弘度顧其弟弘升曰：「汝可取迥頭。」弘升斬之。軍士在小城中者，孝寬盡坑之。勤、惇、祐東走青州，未至，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。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，特不之罪。李惠先自縛歸罪，堅復其官爵。

迥末年衰耄，及起兵，以小御正崔達拏為長史。達拏，暹之子也，文士，無籌略，舉措多失，凡六十八日而敗。於仲文軍至蓼隄，去梁郡七里。檀讓擁眾數萬，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偽北，讓不設備；仲文還擊，大破之，生獲五千餘人，斬首七百級。進攻梁郡，迥守將劉子寬棄城走。仲文進擊曹州，獲迥所署刺史李仲康。檀讓以餘眾屯成武，仲文襲擊，破之，遂拔成武。迥將席毘羅，眾十萬屯沛縣，將攻徐州。其妻子在金鄉，仲文遣人詐為毘羅使者，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：「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，宣蜀公令，賞賜將士。」金鄉人皆喜。仲文簡精兵，偽建迥旗幟，倍道而進。善淨望見，以為檀讓，出迎謁。仲文執之，遂取金鄉。諸將多勸屠其城，仲文曰：「此城乃毘羅起兵之所，當寬其妻子，

其兵自歸。如即屠之，彼望絕矣。」眾皆稱善。於是毘羅恃眾來薄官軍，仲文設伏擊之，毘羅眾大潰，爭投洙水死，水為之不流。獲檀讓，檻送京師；斬毘羅，傳首。

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，悉平之。堅徙相州於安陽，毀鄴城及邑居。分相州，置毛州、魏州。

梁主聞迥敗，謂柳莊曰：「若從眾人之言。社稷已不守矣！」

丞相堅之初得政也，待黃公劉昉、沛公鄭譯甚厚，賞賜不可勝計，委以心膂，朝野傾屬，稱為「黃、沛」。二人皆恃功驕恣，溺於財利，不親職務。及辭監軍，堅始疏之，恩禮漸薄。高熲自軍所還，寵遇日隆。時王謙、司馬消難未平，堅憂之，忘寢與食。而昉逸游縱酒，相府事多遺落。堅乃以高熲代昉為司馬；不忍廢譯，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。譯猶坐廳事，無所關預，惶懼頓首，求解職；堅猶以恩禮慰勉之。

15　癸酉，智武將軍魯廣達克周之郭默城。丙子，淳於陵克祐州城。

16　周以漢王贊為太師，申公李穆為太傅，宋王寔為大前疑，秦王贇為大右弼，燕公於寔為大左輔。寔，仲文之父也。

17　乙卯，周大赦。

18　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鄖州，司馬消難擁其眾以魯山、甑山二鎮來降。

初，消難遣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段珣將兵圍順州，順州刺史周法尚不能拒，棄城走，消難虜其母弟而南。樊毅救消難，不及。周亳州總管元景山擊之，毅掠居民而去。景山與南徐州刺史宇文弼追之，與毅戰於漳口。一日三戰三捷。毅退保甑山鎮，城邑為消難所據者，景山皆復取之。

19　鄖州巴蠻多叛，共推渠帥蘭雒州為主，以附消難。王誼遣諸將分討之，旬月皆平。陳紀、蕭摩訶等攻廣陵，周吳州總管於顗擊破之。沙州氐帥楊永安聚眾應王謙，大將軍樂寧公達奚儒討之。楊素破宇文胄於石濟，斬之。

20　周以神武公竇毅為大司馬，齊公於智為大司空；九月，以小宗伯竟陵公楊惠為大宗

伯。

21　丁亥，周將王延貴帥眾援歷陽；任忠擊破之，生擒延貴。

22　壬辰，周廢皇后司馬氏為庶人。庚戌，以隨世子勇為洛州總管、東京小塚宰，總統舊齊之地。壬子，以左丞相堅為大丞相，罷左、右丞相之官。

23　冬，十月，甲寅，日有食之。

24　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。

25　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，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。睿奮擊，屢破之，蜀人大駭。謙遣其將達奚恭、高阿那肱、乙弗虔等帥眾十萬攻利州，堰江水以灌之。城中戰士不過二千，總管昌黎豆盧勣，晝夜拒守，凡四旬，時出奇兵擊恭等，破之；會梁睿至，恭等遁去，睿自劍閣入，進逼成都。謙令達奚恭、乙弗虔城守，親帥精兵五萬，背城結陳。睿擊之，謙戰敗，將入城，恭、虔以城降。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，新都令王寶執之。戊寅，睿斬謙及高阿那肱，劍南平。

十一月，甲辰，周達奚儒破楊永安，沙州平。

丁未，周鄖襄公韋孝寬卒。孝寬久在邊境，屢抗強敵；所經略佈置，人初莫之解，見其成事，方乃驚服。雖在軍中，篤意文史；敦睦宗族，所得俸祿，不及私室。人以此稱之。

26　十二月，庚辰，河東康簡王叔獻卒。

27　癸亥，周詔諸改姓者，宜悉復舊。

甲子，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，總百揆，去都督中外、大冢宰之號，進爵為王，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隨國，贊拜不名，備九錫之禮；堅受王爵、十郡而已。

辛未，殺代奭王達、滕閻王逌及其子。

壬申，以小塚宰元孝規為大司徒。

28　是歲，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，郡五百八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